

THE HOUSE OF MIRTH

欢乐之家

【美】伊迪丝·华顿 著
赵兴国 刘景堪 译



译林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 008 号

欢乐之家

[美]伊迪丝·华顿著 赵兴国 刘景堪译

出版发行 译 林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涟水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875 插页 2 字数 272 千

版次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567—272—5/1·120

定 价 7.2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序

伊迪丝·华顿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代表作家之一。她一生创作了40多部作品，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诗歌、游记、小说理论、自传等。其中尤以小说创作为她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她1905年发表的《欢乐之家》奠定了她作为小说家的地位，1920年出版的《天真时代》获普利策奖，1924年她又被授予国家艺术与文学学会金质奖章。而她是作为美国第一位女作家获得这两项殊荣的。华顿夫人逝世以后，由于欧美文学界试验性的创作手法广为流行，她的作品曾一度受到忽视。60年代以后，她的创作重新引起评论界的兴趣。尽管评论家对她的某些作品看法不尽一致，但华顿作为美国第一流小说家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她的佳作，尤其是以纽约上流社会为题材的几部社会风俗小说被公认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上乘之作。

(一)

1862年1月，伊迪丝·华顿出生于纽约市一个古老的富贵家族。她的家庭属于那个年轻国度的上流阶层。这个阶层基本上由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早期贵族的移民组成。他们经济地位稳固，只在本阶级的圈子里通婚，形成了血统上、社交上紧密凝聚的一统天下。这个阶层沿袭英国贵族的生活方式，遵循自己的举止规范，讲求“优雅”的趣味。绅士们除少数委身银行、法律及政府职守外，大多数人都无所事事。歌剧院的包厢、宴会、舞会、旅游胜地是他们的活动舞台。夫人小姐们的天地则是保持整洁的客

厅，起装饰点缀作用是她们天职。这个阶级有自己的价值标准：谈论金钱被认为是对阶级的背叛，对任何事物表现出过分的热情被视为有失体面，表露感情或情欲更是大逆不道的罪过。这样的环境对儿童身心发育的压抑是可想而知的。

伊迪丝出生的日子正值南北战争战火激烈，这场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间，美国社会的财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应运而生大批百万富翁开始叩响上流社会的大门，旧富与新富之间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的冲突也随之初露端倪。

伊迪丝自幼便表现出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性格。她热情、任性，并且经常地沉迷于父亲的图书馆与自己“创作”的故事。她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经常随父母到欧洲旅行使她掌握了几种语言，广泛的阅读培养了她对文学创作的浓厚兴趣。还在青春时期，她便经常躲在一边，偷偷写一些诗歌。

伊迪丝23岁嫁给爱德华·华顿，一位与她门当户对的波士顿青年。婚后她一度放弃了写作，努力按她那个阶级女子的本分去做。她穿着讲究，精心修饰房子，外出做客，同丈夫一起到欧洲旅游。但空虚平淡的生活经常使她郁郁寡欢。1889年，伊迪丝又开始了写作活动。她的诗歌顺利地斯柯瑞纳杂志采用，翌年创作的短篇小说也由该杂志发表。初涉文坛的成功使她异常兴奋。此后她的创作时断时续，因为她经常生病。她典型的症状是呼吸困难，常常陷入沉默不语的抑郁状态，还一度经历过严重的精神崩溃。

1899年，斯柯瑞纳出版社为华顿夫人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此书的出版是伊迪丝生活的转折点。她自己写道：“《高尚的嗜好》一书的出版打破了我长期束缚于麻痹状态的锁链，将近12年时间，我努力使自己适应婚后所过的生活；但现在我却难以遏止地渴望认识志趣相同的朋友。”她果真这样做了，她开始与作家、思想家、学者建立联系，她的家里逐渐聚拢起一批知识型、感情型的客人。在多次出游欧洲期间，她也在自己周围建立了类似

的友谊网。她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她相信自己的生活能力，相信自己的创造能力。她一旦掌握了自己的生活，便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塑造生活。她搬到巴黎，天天坚持写作。爱交谊的天性使她置身朋友中间，能与他们一起谈论艺术、文学、科学、音乐。在与她过从甚密的朋友当中，有豪威尔斯、亨利·詹姆斯、亨利·亚当斯这样的大作家。他们——尤其是詹姆斯——对她的创作无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段时间也是她创作丰收的时期，几乎年年有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集问世。

然而，当伊迪丝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的時候，她丈夫却开始觉得无所适从了。爱德华·华顿属于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他热爱社交，喜欢养狗、打猎。尽管两个人缺少共同语言，但夫妻关系的外观一直还算维持良好。当伊迪丝埋头自己创造的生活时，两人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爱德华日益堕落，他不仅挥霍她的财产，还不断爆出色情丑闻。伊迪丝进行了多年努力，设法维持哪怕表面的夫妻关系，但他们终于在1913年离了婚，她定居法国，他回到了美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伊迪丝把全副精力投入救亡工作。她创立作坊，帮助因战争失业的法国妇女就业，并开设旅馆收容比利时难民，她还组建了一个委员会，拯救因战争失去父母的儿童。为了支持这些救亡活动，她撰写文章、组织义演、募捐；并且自己慷慨解囊，倾其所有，致使她战后处于经济窘迫之中。由于她无私的杰出奉献，法国政府授予她荣誉勋章。

战争结束后她又恢复了旧日的生活。1920年创作的《天真时代》标志着她创作的高峰。但随着年事渐高，她的生活中渐渐出现一缕淡淡的忧伤。知心的朋友、仆人相继去世，她自己也逐渐感到落伍于时代。后期由于生计的原因她在杂志上发表了若干质量平平的作品。1937年8月，她病逝巴黎，身后留下大量作品及未完成的文稿。

(二)

到1905年，华顿夫人已有几部作品问世，但真正使她进入美国著名小说家行列的，是她这一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欢乐之家》。这部小说先在杂志上连载，后又成书出版，三个月内印数达14万册，成为斯柯瑞纳出版社有史以来最为畅销的小说，也是华顿第一部经久不衰的作品。

《欢乐之家》所反映的时代与小说的创作过程几乎是同步的。华顿笔下的纽约上流社会，已不是她童年所熟悉的那个狭隘、势利、为贵族礼仪禁锢着的世界。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已经大刀阔斧地闯入贵族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蒸汽游艇与汽车搬掉了追求欢乐的地理障碍，金钱正以不可抗拒的威力填平旧富与新富之间的鸿沟。华顿清醒地看到，无论旧富还是新富，他们寻欢作乐的人生哲学是完全一致的，因而他们之间也最容易取得和解。在佩尼斯顿太太与西门·罗斯戴尔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障壁。对那些叩击欢乐之家大门的人来说，规矩与考验十分简单——豪华的宴会、歌剧院包厢、纽约或长岛的社交季节，或许借助一下费希尔太太那种花钱雇来的掮客，他们很容易得到上流社会的接纳。不论男人多么粗鄙、女人多么淫荡，只要偿付得起，就能在欢乐之家取得一席之地。而正是通过上流社会寻欢作乐的种种场面的描绘，华顿不仅把握住了时代变迁、新旧价值观念交替的脉搏，同时也把新老资产阶级男盗女娼、丑态百出的嘴脸刻画得维妙维肖、淋漓尽致。

作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欢乐之家》最大的成功在于它的人物塑造。莉莉·巴特是华顿创造的最生动的女主人公之一。正是通过莉莉·巴特娓娓动人的悲惨故事，作家对上流社会进行了最有力的控拆与鞭挞。

巴特小姐出生在上流社会这个温柔富贵之乡，她自幼过惯了豪华优雅的生活，然而家庭破产与父母相继去世把她推入寄人篱下的境地。她美丽、聪敏，善于应酬，她具备淑女的风范与高雅

的情趣，并且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她希望依赖自己的美貌与聪明摆脱依附于人的处境，靠自己的努力在上流社会赢得一席之地。于是她上阵了。然而她对随时准备摈弃她的那个社会的法规是全然无知的。当她试图通过婚姻改变她的经济地位时，却因一时屈从感情冲动而丧失了抓住猎物的机会；当她运用自己的机智圆通，利用特莱纳为她投资赚钱的时候，反被对方以兽欲相要挟，使她陷入丑闻。为了暂时摆脱特莱纳的债务与纠缠，她离开纽约，跟随着塞特夫妇到地中海旅行。谁知道塞特太太为了掩饰自己的奸情，反诬莉莉勾引她的丈夫，使莉莉落得身败名裂。于是，上流社会扳起道貌岸然的面孔，用有形的和无形的法规来谴责她了。姑妈剥夺了她的继承权，社交界也不肯再接纳她。她在上流社会的舷梯上迅速滑落，直至被彻底逐出上流社会，做了一名制帽女工，不久又因不善劳作而被解雇，终于在贫困与孤独中服安眠药死去。

莉莉明知道自己有主宰与享受的天资，却一步步走向失败。究竟是什么力量阻止她在上流社会博得一席之地呢？这力量说到底就是金钱的力量。金钱是上流社会的支柱，在金钱万能的竞技场中，莉莉是手无寸铁的。尽管她的美貌与风雅令绅士们倾倒、垂涎，却没有人真心娶她，而拥有万贯家产的范奥斯勃家四位矮胖迟钝的小姐却一个个顺利地与另一份巨额财富结合了。莉莉最忠实的朋友朱迪不害怕丈夫向莉莉调情，而一旦得知她从特莱纳手中弄钱，便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她。莉莉本家的那些亲戚无论对她的行为多么挑剔，当她有可能获得遗产时，都不敢冷落她；而一听到宣读遗嘱，却立刻象躲避鼠疫一样离开了她。费希尔太太有一句话说得好：“每一个有钱的人都能进入上流社会。”而缺乏金钱支持的莉莉却永远得不到机会。

华顿夫人无疑是把莉莉作为理想与美的化身加以塑造的。在充满习惯势力的上流社会的泥淖中，莉莉象一株娇艳的出水芙蓉。在她的光彩照耀下，整个上流社会黯然失色。她的熠熠光彩使她象林中的女仙一样高踞那些平庸之辈以上。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

个个怀着自私的动机求助于她的光华，然而当她的光彩象聚光灯一样照见了他们的丑恶卑陋时，他们又群起而攻，迫不及待地协手将其扑灭。

华顿刻画莉莉的美决不仅仅停留在外表上，而且是深入到她的内心世界。莉莉刻意追求的决不是那些酒囊饭包的绅士与浅薄俗艳的太太们那种庸俗无聊的生活，她向往的是“那种超然、优雅，十分讲究的生活，其中每一个细节都应象宝石那样完美”。而且，她内心真正向往的，是塞尔登向她展示的那个“精神共和国”，那种“摆脱了金钱、贫困、闲适和忧虑等一切物质因素”的自由境界。她希望能够在传播高雅情趣方面施加自己的影响，声称她若得到有钱人那些机会，她会更好地加以利用。这样看来，莉莉的奋斗目标不仅是要进入上流社会，她还要按自己的理想改造上流社会。然而，连接她的方式布置一下客厅都不能容忍的上流社会，怎么可能束手接受她的改造呢？

莉莉高洁的理想形成一种道德力量，常常使她从内心看不起自己追求的东西，因此当机会到来的时候，她却屈从感情，任其从身边溜走。随着一次次挫败，莉莉深刻认识到，“保持尊严比保持风度要付更高的代价。”但代价再高，她也要坚持自己的道德风范。她不能容忍寒伦与贫穷，但她更不能容忍特莱纳的债务，宁肯挨饿，也要彻底偿还。当她处于贫困交加的孤独之中毫无出路的时候，她都不肯接受罗斯戴尔的借贷与建议，不肯拿伯莎的情书作自卫的武器。甚至在她濒临精神崩溃的时刻，她心中最恐惧的仍然是自己意志的动摇，变得随遇而安。于是，在她接到遗赠的一个小时之内，她便毅然地清算了特莱纳的债务，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一身清白。

华顿夫人在莉莉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了她的社会理想：上流社会应当象莉莉追求与向往的那样。然而那种理想的社会是不存在的，这是冷酷的现实。莉莉·巴特连同她的美好理想被上流社会彻底毁灭了，她的悲惨结局是无法避免的。这表明，华顿对上流

社会没有丝毫的幻想，她对它的批判是最彻底的。

《欢乐之家》的发表在英美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评论家把它誉为“美国式的人间喜剧”，说它是第一部准确生动地描绘美国上流社会的作品，它对上流社会的讽刺“正确、深刻、真切”，而且是“毁灭性”的。以苛刻著称的亨利·詹姆斯也高度赞扬这部“美国风俗小说”的巨大成功。《欢乐之家》的成功同时也标志着华顿夫人艺术风格的成熟。她善于以女作家特有的敏感捕捉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细节，善于通过人们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乃至着装的细微差别表现人物的性格。她喜欢借助景物、环境的描写渲染人物的思想感情，更刻意追求细腻地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她那隽永讥诮的语言凝聚着对人生的理解与体验，特别耐人寻味。而这一切，正是《欢乐之家》这部小说的艺术魅力之所在，使它象一颗瑰丽的宝石镶嵌在美国文学的历史长廊中，永远闪烁着熠熠的光彩。

1993年5月 于泉城

上 卷

第 一 章

塞尔登惊奇地停住了脚步。在中央车站下车的人流中，竟然看到了莉莉·巴特小姐，他感到十分新鲜。

这是9月初的一个星期一，他匆匆到乡间去了一趟，正赶回他的工作岗位。然而，这个时令，巴特小姐在城里有何公干？假如她那样子象是在赶一班火车，他会想到她是从一个乡间别墅到另一个乡间别墅的行程中与他邂逅相遇的，在纽波特避暑季节结束之后，这些别墅都不是她的居留之地。然而，她那漫不经心的神态却使他困惑不解。她站在人群外面，任人们从她身旁经过，有的走向站台，有的朝街上走去。她那种举棋不定的神情，据他推测，倒有可能是目标确定的一种假象呢。塞尔登立刻想到，她是在等一个人，可自己也弄不清怎么产生了这种想法。他对莉莉·巴特是熟悉的，但是每一次见到她，塞尔登总会产生兴趣——她老是引起人们猜测，她的最简单的行为似乎都是寓意深长的。这正是莉莉·巴特的特点。

一种好奇心促使他离开直通入口的路线，转而从她身旁信步走过。他明白，如果莉莉不愿被人瞧见，就会设法躲避他。想到要试一试她的本领，塞尔登感到十分惬意。

“啊，是塞尔登先生——真是幸运！”

她笑脸走上前来，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要拦住他。从他们身旁匆匆而过的几个人，放慢了脚步瞅着——巴特小姐是一位连急着赶末班车的旅客都能吸引住的人物。

塞尔登从未见过她象此刻这样光彩焕发。她那生气勃勃的头

部，在人群的暗淡色调衬托下，使她显得比在舞厅里更加引人注目。戴着深色的帽子和面纱，她又恢复了少女时期的丰润——那种经过了十一个年头不断熬夜和不知疲倦地跳舞正在开始丧失的色泽。塞尔登不觉在想：真的有十一年了吗？真的象她那些竞争者们所说的，她过了二十九岁生日了吗？

“真是幸运，”她重复说道，“你来搭救，真是太好了。”

他高兴地回答说，蒙此信赖，三生有幸。并接着问，这种搭救采取什么方式。

“哦，可以说什么方式都行——坐在凳子上聊天也行。人们可以坐着等过一场交谊舞，为什么不能等一班火车？这儿一点也不比范奥斯勃太太的温室里热，而且有的女人也不算丑。”

她突然停住话头，笑了起来。她接着解释说，她从杜克西多到城里来，要到白乐蒙村的格斯·特莱纳家去，误了三点一刻去林柏克的火车。

“而下一班车要到五点半才有，”她看了看她那系着饰带的钻石小表说，“要等整整两个钟点，我不知如何是好。我的女佣今天上午进城来为我买东西，一点钟接着到白乐蒙去了。而姑妈家又锁了门。城里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她忧心地打量着车站，继续说道：“这儿毕竟比范奥斯勃太太家热。你若有时间，就带我找个地方喘口气吧。”

他声称悉听吩咐——这种奇遇使他感到非常有趣。作为一个旁观者，他对莉莉·巴特一直十分欣赏。既然他的生活轨道远离她的活动范围，突然被引入她提议的这种亲密关系，当然使他感到十分愉快。

“到那边谢里餐馆喝杯茶怎么样？”

她先是赞同地笑了笑，接着脸上又略泛难色。

“星期一有那么多人进城——肯定会遇到好多麻烦的。当然我是习惯这一套了，这本来没什么关系。不过，只是我习惯了，而你却不然。”她接着便轻松地提出了不同意见：“我要渴死了——

可是，不能找个安静些的地方吗？”

他回报了朝他发出的活泼微笑。她的审慎跟她的轻率一样使他感到有趣。他确信这两方面都是她精心盘算的结果。评价巴特小姐的行为，他总是带着“动机论”的观点。

“纽约的娱乐场所很少，”他说道，“不过，先找辆马车，然后再想个主意。”

他领着莉莉穿过度假归来的人群，身边擦过戴着奇特帽子、脸色灰黄的姑娘们，还有些胸部扁平的女人，手中拿着纸包和芭蕉扇，挤来挤去。她难道会跟这种女人属于同类吗？女性的这种平庸粗俗的成分，相形之下，使他觉得她是多么气度非凡啊！

一阵急雨使空气变得凉爽起来，阴云仍然不断拥向湿漉漉的街道上空。

“太美了！我们步行走一会儿吧，”走出车站的时候，她说。

他们转到麦迪逊大街，开始向北走去。莉莉迈着轻盈的脚步走在他身旁，塞尔登意识到领受她近在咫尺的无限欢娱。她那小巧的耳朵的造型，那向上卷曲的发波（装点得竟如此光彩熠熠），还有那生得密密的黑睫毛——这一切都令他陶醉。她周围的事物顿时显得柔和优雅，生气勃勃，美妙异常。塞尔登朦胧地意识到，她必定是花了不少代价打扮起来的，必然有许许多多愚钝丑陋的人，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做出了牺牲，才造就出她来。他知道，使她区别于她的同类的特质主要是外表上的，就好象一层精美的釉彩涂到平庸的肉体上面。然而对这个比喻，他又觉得不满意，因为粗糙的结构是难以着上优美的笔触的。那么，原料本身是精美的，而环境却造就出没有价值的形态——难道不可能是这种情形吗？

他推想到这儿的时候，太阳出来了。莉莉支起的阳伞剥夺了他的享受。过了一会儿，她叹口气停住了脚步。

“天哪，我又热又渴——纽约真是个讨厌的地方！”她失望地上下打量着沉闷的大街说。“别的城市夏季都披上盛装，而纽约好

象只穿了件衬衫。”说着，她的目光落到一条小街上。“总算有人发慈悲，在那边种了几棵树，我们到树荫下去吧。”

“我的街道能得到你的赞赏，真高兴。”转弯的时候塞尔登说。

“你的街道？你就住在这儿吗？”

莉莉好奇地顺着那些砖石建筑的新房舍前沿望去，一幢幢都符合美国人追求新奇的口味，修得奇形怪状，迥然不同。不过那些遮蓬和花箱却十分怡人。

“噢，对了——是本尼迪克。多漂亮的楼房啊！我这是第一次见到，”她说，一面望着对面有大理石游廊的平顶楼房，以及那仿乔治式的前沿。“哪是你的窗子，那几个遮蓬垂下的吗？”

“正是，最上层的。”

“那个漂亮的小阳台也是你的？那上面看样子多么凉爽啊。”

他停顿了一会。“上去看看吧，”他提议说，“我马上就能准备好茶——而且你也不会遇到麻烦。”

她的脸红了——她仍然保持着在必要的时候脸色发红的本领。不过她领受这项建议，就跟他提出得那样随便。

“干嘛不去？这地方太吸引人了——我愿意冒这个险，”她声明说。

“啊，我可没什么危险，”他用同样的口气回答。说真话，他从没有象此刻这样喜欢她。他明白莉莉接受这一提议是毫无顾虑的——她在她的心目中是无足轻重的人物。她不加思索地应允使他吃惊，甚至感到兴奋。

他在门口停了一会儿，摸索前门的钥匙。

“里面没有人。不过我有个佣人按理上午要来的，很可能他已经弄好了茶炊，准备了糕饼。”

塞尔登领她走进一个挂满老式图画的门厅。莉莉看到了桌子上堆满了信件、便条，还有塞尔登的手套和手杖。接着来到一间小书房，里面光线很暗，却令人惬意。四周全是书墙，地上铺一块舒适的褪了色的土耳其地毯；写字台上摆得乱七八糟。正如塞

尔登说的，茶盘已经摆在靠墙的一张矮桌上了。一阵微风吹起，薄纱窗帘向内摆动，从阳台上的花箱里送来了一阵桂花和牵牛花的清香。

莉莉叹了口气，坐进一张破旧的皮椅里。

“有这样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有多美呀！做一个女人多么不幸。”她满腹牢骚地向后一靠说。

塞尔登正在橱子里翻找糕饼。

“就是女人，”他说，“据说也享受住公寓的特权。”

“唉，那是家庭教师或者寡妇，姑娘却不行。”

“我就知道一位姑娘住在公寓里。”

她吃惊地坐直了身子说：“真的吗？”

“真的，”他向她担保说，一面把找到的糕饼从橱子里拿了出来。

“噢，我知道了——你说的是格蒂·法里什，”她鄙夷地笑了笑说。“可我我说的是到了婚龄的——这还不算，她那地方小得可怜，没有女佣，吃得又不舒服。她那里的厨师还洗衣服，吃的东西都带肥皂味。你知道，我很讨厌那样。”

“你不该在洗衣日和她一道吃饭呀，”塞尔登一面切着糕饼，一面说。

两个人都笑了。他在桌旁跪下来点燃水壶底下的灯口，莉莉把茶倒进涂着一层绿釉的小茶壶里。她的手象块古老的象牙一样光洁，纤长的粉红色指甲，腕子上戴着一只蓝宝石手镯。塞尔登观察着这只纤手，突然想到，建议她去表姐妹格特鲁德·法里什那种生活简直是一种嘲讽。显而易见，她是造就她的社会文明的一位殉道者。这样看来，那手镯的链环仿佛正是锁住她命运的镣铐了。

莉莉似乎看透了塞尔登的心思。“我这样议论格蒂太不应该了，”她妩媚地带着内疚说。“我忘记她是你的表妹了。不过我们很不相同，你知道她喜欢慈善，而我喜欢快乐；再说，她是个自

由人，我却不然。如果我有自由，我敢说，就是在她的公寓里，我也能设法过得快活。能够按自己的心意安置家具，把讨厌的活交给清洁工，那才叫福分呢！哪怕只能安排姑妈的客厅，我也感到很幸运了。”

“难道就这么可怜吗？”他同情地问。

莉莉从拿起的茶壶上方对着他微微一笑，她正准备往壶里沏水。

“这说明你去我们那儿太少了。为什么不多去几趟呢？”

“我即便是去，也不是去看佩尼斯顿太太的家具啊！”

“尽说废话，”她说，“你根本就不去。不过，见了面我们却总是谈得很投机。”

“也许原因正在这里，”他立即回答说。“怕是没有奶油了。你瞧，来片柠檬怎么样？”

“柠檬我更喜欢，”她等着他切下一小片放进她的杯子里。“不过这不是理由，”她强调说。

“什么理由？”

“你从来不去的理由啊。”她说，向前靠了靠，一双迷人的眼睛里显出困惑的神色。“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我希望弄清楚你的想法。不用说，我知道有的人不喜欢我，我一眼就看得出来。还有些人害怕我，以为我要嫁给他们。”她抬起头，坦率地对他笑了笑。“但是我觉得你并不是不喜欢我——你也不可能以为我要嫁给你。”

“对，我向你担保，没有这种危险。”

“那么，为什么——”

塞尔登端着茶杯走到壁炉跟前，背靠着壁炉架站在那儿，懒洋洋地欣赏着她。莉莉挑逗的眼神激起了他的兴致——他没有想到她会在这种小小的游戏上浪费精力。也许她不过是练练技巧，以免荒疏吧；要么，就是象她这样的姑娘，除了个人问题就没有别的可谈了。然而，不管怎样，她出奇地漂亮，而他请她喝茶，必